

小浪子出山



内 容 提 要

秦快乃是江湖上有名的两大杀手之一，从小得真传，武功非凡，由于其父贪色如命，他堵气走了江湖。和神密的骆氏三兄妹一家结下了深厚友情。

为报二十年毁家之仇，重振雄风，踏遍江湖，历经艰险，冲破重重迷雾，情系江湖烈女，侠线路武林豪杰，识奇谋，施巧计，当选为“小阁主。”

秦快性格豪爽，赢得武林侠女喜欢，丁嫣、小贡子、应珍珠，投怀于秦快，最终以三女嫁一男传为千古佳话。

目 录

- 第一章 白雪木屋懒侠出…………… (1)
- 第二章 秦快小豹双惊艳 …………… (36)
- 第三章 侠女误入龙凤阁 …………… (78)
- 第四章 三妖女情乱秦快…………… (117)
- 第五章 秦母出山点情迷…………… (153)
- 第六章 蒙古道众侠劫镖…………… (170)
- 第七章 秦快丁嬭双战妖…………… (191)
- 第八章 懒侠山寨认伯父…………… (228)
- 第九章 冷女淫威亮兵刃…………… (271)
- 第十章 秦门双情旋善心…………… (308)
- 第十一章 五胞胎骂激秦快…………… (341)

第十二章	乔鹰痛斥毒凤凰·····	(384)
第十三章	秦快醉卧栖凤楼·····	(423)
第十四章	老侠女出招扶弱·····	(459)
第十五章	秦快古庙救美女·····	(449)
第十六章	卖茶女设毒秦快·····	(512)
第十七章	秦快义结楼文龙·····	(540)
第十八章	四姑珍珠同争春·····	(578)
第十九章	龙凤阁主会秦快·····	(617)
第二十章	武林众侠喜结缘·····	(648)

第一章 白雪木屋懒侠出

那是一栋坐落在山腰上的房子，房子不大，也不能形容成鸟窝般小，总之，住个六、七人是没问题的。

房子是以一棵棵二人合抱的松木筑成，原始风貌保留得十分彻底，树皮未刮也未上漆，阴湿天气所遗留的藓苔东一块西一块，二树之间的空隙处，也未用木屑填满，所以，通风设施很完善，屋顶是原木所造，阳光从木缝间穿透入内，采光亦不差，因此，屋主索性将窗子省了，只开了一扇门。

房子四周杂草丛生，而且距离市镇很远，很偏僻，附近简直可以说是荒无人烟，距离这屋子最近的，是一间屋主自搭，看来摇摇欲坠的茅厕。

风雅之士每每喜爱为居处取个超俗名字，此屋之主显也是此辈人物，唯一的大门上题着二个浓黑的草体大字，如蛇舞虫蠕，仔细辨认，依然能认出题的乃“勤乡”二字。

此时正六月！阳光正盛，毫不留情地照出这栋房子的灰败，虫蛀树身，凹凸洞随处可见，显然这屋子已经很有年代了；若是夜色朦胧之际自远处望去，倒有那么股清雅出尘，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有一道羊肠小径通往山下，这时——

有人从这条快被杂草烟没的小径飞掠上山，瞧相貌是四十许中年人，适中身材，轻功不俗，不一会已掠至木屋，瞧清了所题大字，不禁嘴角上翘，冷冷自语道：

“你双情秦生、秦劳若够得上勤之一字，草莽江湖豪杰，岂不全成了赶尸的？”

那人清了清喉咙，不再嘀咕，朗声道：

“生意上门，秦大侠能否开门一叙？”

门没有开，也无任何声响，那人烦躁地又喊一遍，一方宽尺余的泛黄白布不知用何戏法，突然垂在门上，盖住“勤乡”字迹，布上写着“不懂规矩，滚！”

那人既然找上门，自然知道屋主的怪规矩，又朗道：

“这笔生意非同小可，家主嘱咐小人须当面与秦大侠说清楚，秦大侠可否坏一次规矩，小人回去好交待。”

一方陈旧红布从天而降似的，盖在泛黄白布上，黑字红底书着“天下乌鸦一般黑，何权特殊哉？”

中年汉子目及红布，禁不住抖了一下，屋里怪人以红布表示他已动怒。在江湖上闯过几天的人都知道，在不知名的山腰，有一所正常人不会去住的木屋，有一对年约四旬的堂兄弟住在那儿，一名秦生，一名秦劳，江湖号称“秦门双情”；情者，懒也，堂兄弟二人以懒出名，甚至老婆都不愿娶，省得烦人，“能躺绝不坐，能坐绝不站”，是他们堂兄弟最好的写照，无人能勉强他们做不愿做的事。

当然，凡事难免有意外，即是传宗接代的大事。

其高曾祖父一代有堂兄弟廿九人，均因不愿被女人缠绊一生，至“秦双情”一代只剩堂兄弟二人，人丁单薄，为免愧对祖宗，抽签结果，由秦劳娶妻生子，为此，秦劳懊恼不已，生下一子，对妻从此不再闻问。

他们就是这种怪人，以杀人为业，就因为他们的懒性，为求杀人少费工夫，均练就一身出神入化的杀人绝学。

江湖恩怨何其多，杀手这门行业也就应运而生，“秦门双情”是其中佼佼者，代价自是吓人，奇怪的是，二人依然两袖清风，住在四壁通风的木房子，啃着硬硬的杠子头，有时甚至饿得面黄肌瘦，杀起人来依旧毫不含糊。

懒人通常有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偷懒，眼前就是一个——

木门终年紧闭，生意都是自动送上门的，不论王公贵人或贩夫走卒，他们一概不见，理由是“保持神秘感”，说穿了一文不值，堂兄弟俩最怕有人罗嗦，要求杀害之人该不该死，任你舌能翻江覆海，他们充耳不闻，只相信自己亲身打听的消息，既然如此，双方见面就成了多余，依他们规矩将银票及要杀之人姓名压在门侧大石下，三天后再来巡视，东西不在，自然能够安心回去等消息，东西不动，即表示他们拒绝这笔生意，要你另请高明。

这样的规矩自不是人人所能接受，因此，莫非到不得已的地步，很少有人找上门，对于他们的避不见面更是不满，秦生、秦劳也谅解这点，早已准备好红布书上墨字，告诉你，他们快生气了，要你识时务为俊杰。

今日上门的中年汉子明了他们的规矩，跺跺脚，将一小包东西压在大石下，头也不回反掠下山。

良久——

屋内突然传出一声轻轻的叹息，继而隐约传出声音：

“俺的爹与堂伯又上那儿风流快活了？留我一人独撑局面，万一给人拆穿，秦家岂不绝种？当真不孝之至！”

天下居然有晚辈辱骂长辈不孝之人？

听他口气显然是秦劳满心不甘愿所生下的儿子，懒洋洋的声音又从屋缝传出：

“阿爹与阿伯又非不知俺不比他们勤快，独留我应付那些阿飞

阿草，好生没良心，俺真是命苦！唉！”

过了好半晌，一声打哈如雷轰传出，可见那人喉咙不小，那扇题着“勤乡”的木门突然飞上半空，转啊转的几圈坠落地面，门不再是门，成了一小段一小段木头。

一名二十上下，面孔瘦削，乱发披散二肩，嘴边有短短渣胡未刮的男子，宛似几天没吃饭，又好像老婆被人抢了似的，一副无精打采，满脸不高兴地慢踱出门，伸个懒腰，陡地双目精光暴射向不远处的巨石，寒声道：

“兀那老头还不快滚，惹得俺性起，将你横切直竖摆成三十六个不同的样子。”

“滚！”

年轻人暴喝一声，躲在巨石下之人才敢相信他说的是自己，身子好似千斤重难以立稳，原来是方才的中年汉子。

看清喝声之人是位年轻小伙子，中年汉子大胆喝道：

“臭小子，此乃‘秦门双杰’禁地，你在此吆喝呱叫是吃了豹胆熊心？料你也是无名小卒。为何如此不要命？”

年轻人模样够懒，性子却似乎很火爆，喝道：

“听你口气应该懂得此地规矩，再不快滚，待俺放下黑布，这里就是你养老之所。”

“秦门双情”对于上门纠缠不清之人，即在红布上叠以黑布，上头以白漆绘以夺魂摄魄的“杀”字，表示二人已动杀机，任你江湖巨擘，也难以抵其凌厉攻势。

中年汉子闻言身子一阵颤抖，小心道：

“阁下是秦生大侠，亦是秦劳大侠？今日得见尊严，真是三生有幸，将来人前人后说起，我也有面子多了。”

说着尴尬笑着，心里可在打嘀咕，“秦门双情”杀人出名近二十年，眼前这小子若非满嘴胡渣未刮，最多只十八九岁，难不成打从娘胎就会杀人？

外表懒散之人，性子大多温吞，仿佛天塌下来也无动于衷，但是，眼前这位年轻屋主却例外，性子刚烈得很，看来好像没费多大力气，声音却大得吓人，道：

“秦劳是俺阿爹，秦生是俺阿伯，你若上门求他们杀人就摸错时间，二位老人家均失踪；东西拿回去，然后滚！”

中年汉子忽然神秘至极小心的问道：

“你不会是冒牌货吧？以江湖耳目之杂会不知‘秦门双杰’有了后代？再则以他们二人懒性岂会走出这屋子？”

年轻人拖着千斤似的脚步向屋侧大石若有似无的踢了一脚，大石一个翻滚，现出中年汉子压在石下的油纸小包，看也不看它一眼，又轻轻抬了抬右脚，油纸小包似乎身怀绝顶轻功，居然在杂草草尖上滑行，不偏不倚往中年汉子滑去，至他脚前，中年汉子一手将它抄起，笑了笑，道：

“这手‘草上飞’就足以证明你是秦门中人，尊姓大名？”

年轻人落座于石上，火气就小了点，道：

“秦快！认识的人就称俺一声‘阿情’，随你叫吧！”

中年汉子对老的很畏惧，小的就不在乎，很轻松道：

“贵门的遗传可真古怪的紧，可有什么来源？”

秦快倚在木墙上，双目合闭，大概想以沉寂代下逐客令，中年汉子等了半晌不见回答，只好叹声反掠下山。

六月还不算酷热，风徐徐吹来，含带丝丝热气吹得人昏昏欲睡，秦快打个哈欠，双手交插前胸，头靠在墙上，居然就这么睡着了。

时间并没有因他的贪睡而停止，待他睁开眼睛，已是黄昏时刻，游目望向右侧丈外的大树，西天一片灿红，由树缝间望着天空，恁添几许画意，秦快摇头晃脑吟道：

“草满山坡水珠滴，山衔落日浸绛英；西天乍红美人颜，咕咕乱叫俺肚皮。……唉，阿爹与阿伯平日耳提面命说着懒人的好处，

如今俺可体会出个中奥妙，至少偷懒睡上了一觉，可以省下一餐，倒也划算。”

摸了摸肚皮，饿扁扁的，伸怀掏出一个厚硬的杠子头细细咀嚼，敢情他懒得连粮食也随身携带？

几个铜板一大块的杠子头自然难以尝出其色、香、味何在？但总算能填饱肚子，秦快也似乎将它当作山珍海味，啃完一个，意犹未尽正待掏怀再取，陡地——

一个油纸包从天而降至秦快跟前，烤鸭香扑鼻，秦快却彷徨未闻，依旧掏出杠子头细嚼，好像天下美味莫过于此。

怪事突然发生——

秦快手中未啃完的杠子头突然松手掉落地面，他咕咚歪倒在地，莫非鸭子有问题？还是突然发羊癫疯？

油纸包里的烤鸭，他已做到目不斜视的地步，甚至它是由谁抛来均不闻不问，居然还出了事？

荒无人烟的山上一片寂静，突然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打破沉寂，一位貌美少妇不知何时躲在方才中年汉子隐藏的巨石下，此时娉娉袅袅地走来，火红的轻纱宫装映着西天灿红夕阳，成熟妩媚之外凭添一股诱人的气息。

美貌少妇蹲在秦快身旁，审视他面容，喃喃道：

“虽然称不上英俊，却有十足男人味，跟那冤家简直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岂是那些绣花枕头所能比较？”

“唉，也是前世冤孽，我与姊姊居然同时爱你爹和堂伯，却没想到他已有你这么大的儿子，算了，只要我爱他，这点我能忍受。”

又看了秦快几眼，忽然反手打他二个耳光，恨声道：

“可恨那二个白痴居然对我姊妹无动于衷，今日若非姊姊相思病倒床上，我白红娥岂会自己送上门？本待捆了秦生那老小子回去，没想到这二只缩头乌龟居然先躲起来，活该你这小子要倒楣，促住你小的，还怕老的不上门？”

突然又忍不住一阵娇笑，瞧着烤鸭自语道：

“姑奶奶十分明了以杀人为业之人，绝不吃别人送上门的东西，所以迷药撒在鸭上，随风飘散，没想到这小子成了代罪羔羊，怪只怪你太过生嫩，呵呵……”

貌美少妇笑声突然顿住，她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着了人家道儿，被制住“软麻穴”及“曲泉穴”，只好软塌塌的跌坐在地，一脸的不相信与惊疑。

秦快居然安坐石上，美人当前拾起掉在地上的杠子头，觉得没什么脏，又慢慢细啃起来，看也不看美人一眼。

美丽的女人最不能容忍的大概就是男人的无视其存在吧？

貌美少妇杏眼圆睁，咬紧银牙，良久才一字字道：

“你跟你那该死的爹一样可恶、无耻、下流，只会用这种卑陋手段暗算人。”

秦快嘴巴没空争辩，索性扬起右掌劈拍反手赏了貌美少妇四个耳光子，方才无表情道：

“你以迷药暗算一个未出江湖之人，不仅卑陋、无耻、下流、可恶，栽在一个后生小子手上，更是丢脸！”

貌美少妇被讥的无言以对，但秦快以她方才辱骂言语反送回去，实令她气得银牙一挫，双颊的疼痛使她大吼：

“你敢打我？‘大冥府’永远不会放过你们。”

“‘大冥府’？”秦快一怔，微微一笑道。

“敢情 你就是江湖人闻之胆颤的老妖婆的小女儿？听说‘大冥府’中女子专权，尤其是你们母女三人更是将男人弃如敝屣，何以会看上俺阿爹与阿伯？真乃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呀可惜！”

美貌少妇又是一怔，那有人如此形容尊亲的？

秦快也不让她有多想的机会，又道：

“女人应该温柔点，别当男人都是骑虎的，尤其是喜欢竭斯底理的母老虎，更是不讨人喜欢，难怪阿爹与阿伯闻虎啸色变，收

拾细软连夜逃走，连儿子都不要了。”

他说话总是一本正经，连讥刺人也当说书般正正经经缓缓道出，声音充满磁性，悦耳动听，损人的话却又令人听了火冒三丈，美貌少妇怒火大炽。

秦快懒洋洋靠在墙上很舒服，一丝火气也无，又道：

“俺明白你恨不得将俺生啖才甘心，俺也不含糊，赏你四个耳光是十分客气：二下是回敬你赏俺的耳光，另二下是代阿爹教训你辱骂之罪，别未过门就趾高气昂以为谁都该听你的，最好弄清这儿并非‘大冥府’。”

美貌少妇白红娥向来娇纵，何时吃过这种瘪，以“大冥府”在江湖上的势力，谁敢说她一句不是？别谈劈劈啪啪赏她四个耳光，只气得破口大骂，所有她能想像出恶毒的话通通出笼，那顾得了保持高贵的外表。

秦快认为自己说得太多，慰劳似的啃着杠子头充饥，对于白红娥的斥叫破骂充耳不闻，聚精会神填肚子。

白红娥骂了半刻，见对方不为所动，也自觉没趣不再开口，一双凤目却喷着怒火，这火果真具有实际威力，十个秦快也被烧得尸骨无存。

啃完二个杠子头，秦快满足地起身伸个懒腰，自语道：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俺做过几次了？阿爹跟阿伯果真这么有女人缘？一个去一个来，俺吃不消，而且一个比一个凶，有后母如斯，俺命苦也！”

嘴上轻轻抱怨，心里可丝毫不担心，秦生、秦劳若想娶妻也不会等到现在仍光棍一杆。

低头看了痴情的白红娥一眼，秦快摇摇头，朗声道：

“阿爹、阿伯，这女人俺已经制服，再缩头不出来，俺就放她进去捉你们出来……”

话未说完，二条人影从屋内闪出，四旬左右，一样的高大威

猛，面容有几分相似，乱发垂肩，一脸懒散中透着冷漠，乍看之下宛如双生子，右嘴角生着一颗小黑痣的即是秦快堂伯，秦生，秦劳则习惯性的摸着几天未刮的发渣。

二人实在够不上英俊，却有十足的男性魅力，也难怪眼高于顶的“大冥府”双妹动了凡心。白红娥想起自己刚才泼妇骂街之相定给二人从屋缝看个清楚，不由得羞愤难抑，面红耳赤，又想起秦快告之二人已卷细软逃逸，才知自己被耍，当众出了大丑，对秦快不禁恨得牙痒痒，将所有的怨恨全移到他身上，也不想秦快抑是受害者，父命难违啊！

秦劳拍拍独子肩膀，右眼一瞬，意思是：

“阿情，真有你的，也多亏你了。”

秦快明白二位老人家不爱费力说话，相处久了，一个动作或一个表情都足以，使他明了尊长之意，此时见父亲如是说，不禁没好气地抱怨道：

“这是第几次了，老爹？”

秦劳与秦生同声叹息，一脸苦相，秦快见此，也知这种事不能怪他们，以他们每次出门均像火烧屁股般急着赶回来，根本不可能去诱惑任何女子，怪只怪他们均遗传祖先一副充满磁性的好嗓音，不开口则已，否则不知将迷倒多少多情女子，这也是他们不喜欢开口的原因之一，衬以魁梧的体魄，那个姑娘不动心？虽年届不惑，又以杀人狠毒出名，依然使面首过的江湖女子念念不忘。

秦生见来人是中意堂弟的白红娥，跟自己没关系，乐得坐在石上作壁上观。

秦快则认为自己责任已尽，况且这种事外人难以插手，也选块大石歇歇腿。

秦劳见他二人如此，也不服输找块最大石块舒服坐下。

白红娥可看傻了眼，忍不住问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佛家坐禅？”

秦生瞧向秦劳，秦劳又望向秦快，秦快只好道：

“现在你该知道爱上的是怎样一个人了吧？你自问受得了这种人么？死心吧！回去告诉令姊这种爱永远没有结果，她相思病倒太不值得了。”

秦生、秦劳虽被说得有点不是滋味，却也明了唯有如此才能令她死心，哼也不哼，算是默认。

白红娥一双美目在他们脸上溜来溜去，噗嗤笑道：

“关于‘秦门双情’的性子，传说平日我也听了不少，不想果真如此贴切，不过，爱是全心包容的，我与姊姊自然有法子改变你们的懒性，就算改不过来，我们也认了。”

为了病倒在床的姊姊，白红娥只好大胆说出爱慕之意，但姑娘家毕竟脸薄，说到后来声如蚊咬，娇脸浮满红云。

秦门三人听了一怔，不想怪缘一面，她们用情就如此之深，一时束手无策。

秦快轻笑一声打破沉寂，向父亲与堂伯拱手道：

“恭喜阿爹、阿伯得美人垂青，小子不便打扰你们吉期，先行避开，告辞。”

秦劳见儿子言下之意思下山闯江湖，情急开口道：

“阿情，你给老子留下，凭几手三脚猫工夫想闯江湖？”

秦家命根只这么一个，秦生也慌了，温言道：

“你莫非不了解咱们哥俩性子，有意结婚如今早已子孙满堂，岂有年老再娶之理？别听她一厢情愿，破坏咱们爷儿三人感情。”

秦快感动地笑了笑，可惜他心意已决，道：

“阿爹、阿伯何必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的麻烦小子腻味之极，何不干脆结婚断了其他人念头？”

秦生、秦劳面面相觑，犹豫一下，摇了摇头。

秦快早料知如此，也不失望，但想及自己总成代罪羔羊，火

爆性子忍无可忍，大声道

“二位老人家的私事小子无权僭越，却也不想再插足其间，再则俺也老大不小，也该出去看看这个世界，这种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小子无法想像如何在这儿窝一辈子？你们不走俺可不愿再待下去。”

一个腾身往山下掠去。

秦劳与秦生相对苦笑，秦劳叹道：

“为什么自从生下这小子，我就变得非勤劳不可？”

秦生看了白红娥一眼，苦笑道：

“这就是勤生孩子的后果，一辈子如鬼附身，永无脱身之时。”

叹息一声，二人不约而同往山下掠去，离开了一丈多远，秦劳右手忽扬，发出二颗石子，嗤嗤二声解了白红娥穴道，脚下抑愈用劲的逃了。

白红娥沉醉于秦劳磁性的嗓音及不忘解穴之德，直至身子能动弹，凝目望着山下，痴痴道：

“冤家啊！你愈是如此，我愈是无法忘怀你。”

火红的身影曼妙无比往山下掠去。

多情总为无情恼。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落花何罪？

黄山之麓“洗涤山庄”，雄峙于三面绝壁一面深涧之上，楼阁连云，气势浩大。

这时，夕阳卸山，倦鸟投林，夜神之翼，向无边的苍穹伸展……。

陡地——

“洗涤山庄”堡门之前的深涧上，飘来一叶扁舟，一个身着黑布儒衫，乱发垂肩，满嘴胡渣未刮的年轻小伙子，舒舒服服地躺在扁舟上，任由它到处飘飘荡，高歌道：

“如今才知愁滋味，
故居双亲，
老泪偷垂？
西风吹拂往事非；
茫茫天涯何处栖？
强颜欢笑，
昂长男子，
此处不留人处留。”

原来是寄调采桑子，声调儿带点凄迷，与“哗哗”的涧水声汇成一股萧瑟之音，再看高歌者那副闲适懒散的模样儿，可是一点哀怨神色也无。

此兄自是下山投入花花世界的秦快也。

那日使个巧计摆脱秦生与秦劳的跟随，兴奋之余，可也愁烦今后将如何生活，只因他身上没多少银子，这天在黄山之麓发现系在树上的小舟，懒性又起，索性四平八稳躺在舟上，任它随风飘荡，随冥冥中的主宰安排今后命运。

斜目瞥见门顶四个大金字，秦快心中泛着嘀咕：

“‘洗涤山庄’？武林四大世家，‘大冥府’、‘洗涤山庄’、‘向阳楼’、‘龙凤阁’，其中以‘洗涤山庄’最具威名，震慑武林达百年之久，却于十五年前覆亡，全家三百廿四口全遭杀害，这段公案乃迷中之谜，十五年来无人能得知其仇家到底是谁？能在外人赶来支援之前灭了‘洗涤山庄’。”

侧头瞧了如今的“洗涤山庄”数眼，秦快迷惑更深：

“瞧这光景那像十多年无人居住模样，莫非‘洗涤山庄’已经易主？抑是给别帮派霸占？何以旧名不改？”

须知秦快的懒性子，一来遗传所致，二来自小与他为伍的秦生、秦劳懒性最重，耳濡目染，不免学会能偷懒绝不勤快的绝招，其实他本性刚烈，办事绝不温吞或裹足不前，与他懒散的外表大

相回异，实际上，这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掩饰？敌人摸不透他底细，活命的机会自然大一点。

若说秦快是懒人，秦生与秦劳就是道地的懒鬼。

好奇心的趋使下，秦快也顾不得尊亲平日耳提面命少管闲事多睡觉的忠告，下了扁舟，系好缆绳，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向“洗涤山庄”大门走去。

堡门之上有一望楼，十五年前必有数名大汉轮流守望，今非昔比，早已人去楼空；秦快一摇三摆走近大门，但见庄中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桥廊水榭，九曲雕栏，就凭这份气派，宦宰世家也不过如此，难怪能称霸江湖达百年。

只是，楼阁曲桥均蒙上一层厚灰，显然多年无人打扫，从外面瞧来却又不像无人居住，秦快不禁皱了皱眉。

这时——

突然传来一阵歌声，语音神采飞扬，不可一视：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行，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耳！”歌毕又传来一阵长笑，只是充满了童音。

歌声一出，秦快不由得微微一震，他深知一般江湖豪客，武林异士的狂傲，那有他狂傲的理由和倚恃，只是这人未免狂得可以，真有“数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概。

接着又传来一阵充满讥刺与不服的歌声：

“小有才而妄自用，小聪明而趋邪径，覆亡有余，成事不足。”重重哼了一声，也是充满了童音。

秦快忍不住笑了笑，接着歌道：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先前狂傲歌者豪迈大笑，道：

“如何？小贡子，任你有‘苏张’之才，终于也遇上对手，人家可是向着我也！”

“呸呸……”名唤小贡子的不服的叫道：